

魏大銘建立通訊網

復興社的特務處成立以後，委員長批准由中央黨部調查科設在各處的電台，代為拍發戴笠先生派在各處工作同志的電報。情報是有時間性的，必須爭取時間才有價值，才有用處。一件很重要的情報，如果失去時間性，就會變成毫無用處，一文不值的廢物。中央黨部調查科的電台，當然要先拍發他們自己的電報，特務處的電報要等待有了閒空才能拍發，這是人之常情，無可奈何的事情。戴先生常因電報延誤感到煩惱，因此，自己建立電台，成了他的迫切需要。一天，他很高興地對幾位同志說：「嘿！我已請到中國兩個半無線電好手中的一位，來建立我們自己的無線電通訊網，不必再仰人鼻息了。」

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戴先生正在杭州上倉橋浙江警官學校特派員辦公廳開會，他坐在長桌子的一端，一旁坐着校長趙龍文，另一旁坐着書記王孔安，長桌的兩邊坐着隊長、指導員，另一端坐着女生指導員章粹吾女士。這些人不是穿着警察制服，就是畢挺的中山裝。突然傳達引進一位穿着緞子長袍、態度瀟灑、不到三十歲的青年，戴先生立刻站起來表示歡迎，說道：「你來的正好，請坐下開會吧！」於是這位長袍青年就在章粹吾的旁邊坐下。

開完會，戴先生為趙龍文、王孔安、史銘等介紹：「這位就是魏大銘同志，特地請來為我們主持無線

電工作的。」於是開始在雄鎮樓籌備訓練電訊人員。

在五十年以前，魏大銘的確是一位無線電好手、專家，他不但發報均勻清楚，而且非常快速，在外輪上工作已經名噪一時。十六年夏天，他被國民革命軍交通處選中，邀請參加勦辦的短波無線電通訊事業。

二二八淞滬戰爭發生，他在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前線後援組電台（事實上係上海市政府所主持）工作。因為第一師師長胡宗南請李範一為他介紹一位無線電專家，李範一係民國十六、七年為總司令部開辦上海無線電製造廠，及軍校第六期交通隊前身交通技術學校校長，對無線電通訊卓著成績者。李轉告建設委員會王崇植物色，王崇植囑魏大銘前往常州，任第一師教官，整理全師五座電台的通訊網。後來第一師調往甘肅，他沒有跟去。胡宗南和戴先生是莫逆交，所以特地介紹給戴先生。

戴先生用人很專一，讓魏大銘專心一意為特務處建立龐大而堅固的無線電通訊網，以利工作。

電訊訓練班的擴大

無線電人員訓練班第一期的陣容相當堅強，魏大銘請來智慧和才能都很高的無線電工程師康寶煌和蘇民、謝松元任教官，羅毅任隊長，後改為蕭堅白；羅杏芳任指導員，後改為董益三。學員十二人，挑選浙江警校正科畢業的丁祥峨、葉文昭、趙文琦、朱昌誠、童學南、張培蘭、陳梅春、陳鏈、戴梁、陳舜齊十人，廣東站保送的杜炳漢和戴先生的姪兒戴永安。這一期畢業後，魏大銘做了一份報告書，戴先生非常滿

意，送他一段藏青嗶嘰，讓他做一套中山裝，好換下他的長袍。又發給他兩百元獎金，他到上海買了一部資治通鑑。

第一期訓練完畢，魏大銘發現以警校學生為對象，第一、年齡大了一些，訓練困難。第二、警校學生的志趣也不宜擔任這種技術工作。因為通訊工作是靜的、專業的、機械的；而警官是活動的、外向的、多彩多姿的，兩種性能相反，不適宜接受這種訓練。所以想在上海設一所無線電傳習所，吸收年紀輕，對無線電有興趣的青年，作為挑選吸收的基礎。開辦一所傳習所，不需要太多的錢，祇要幾百元開辦費，以後就可以自給自足，戴先生對他的計劃非常贊成，照發開辦費，由他去進行，不加干預。

上海是無線電的中心，因為從外國來的無線電器材原料以及無線電技術都是先到上海。國民革命軍奠都南京，軍方及建設委員會大力提倡無線電事業，也是先從上海着手。上海又是商業中心、航業樞紐，需要這一項人手和電機，上海已有三家無線電製造廠商及三家無線電學校，有一家廠商叫三極銳電公司，他要利用這個牌子，叫做「三極無線電傳習所」，請國際電台報務長方硯農為教務長，調蕭堅白為所長，陳舜齊為助理，負責考核學生的背景、思想、言行、體能、通訊學識技能和人物關係，作為送往杭州電訊班的挑選資料。

三極無線電傳習所設在上海法租界巨嶺達路同福里，第一班四十多名學生畢業後，挑選其中十多名，以第一師駐京辦事處箋函請學校考送杭州，和另外各方面保送的幾名，成立電訓班第二期，開始訓練。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七八

三極畢業的其餘學生，或考取國際電台，或介紹船上工作，出路比其他三家都好，所以以後招生報考的學生非常踴躍，日夜各兩班。杭州無線電訓練班因為以三極無線電傳習所為基礎，不特減少訓練困難和縮短時間，而且可以挑選得到優秀合於情報要



民國二十七年任軍令部第二廳任職時的無線電專家魏大銘將軍。

求的青年。

杭州電訓班一直到二十六年七七事變，訓練了十一期，二十七年任在武昌招考流亡青年一百多人，成立第十三期，以後息烽訓練班、蘭州訓練班都有電訊系，負責訓練。

製造特工收發報機

康寶煌先做通訊工作，再進交通大學，刻苦好學，成績優異。魏大銘發現他對於電訊工程、電子學術有特殊天才，請他到杭州訓練班任教官。魏大銘覺得普通電機太笨重，不適用於特務工作秘密使用，和康寶煌商量，製造小型收發報機。康寶煌說：「把收報用的真空管的電壓（Plate Voltage）提高一倍，就可有訊號發出來，其電力雖微小，也可以試試看。」

經過試驗，非常成功，就製造成自己用的特工機，除電池、聽筒、電鍵以外，收發報機祇有兩隻小餅乾筒大小。當時頂小的手搖發電機式五瓦特，充電發電機式十五瓦特，都不合秘密電台之用。康寶煌的這一項小小的創作，竟奠定了軍統局未來的秘密通訊網，其功不小。

這一年夏天，委員長在廬山辦訓練團，戴先生囑魏大銘把這種小型無線電機帶到廬山，報告委員長。戴先生為甚麼要報告委員長？第一、要表示他手下有人才，在電訊方面有成就；第二、要爭取設立無線電製造所，預算可以獲得批准；第三、在表揚魏大銘的才能，使他安心工作，為特務處建立健全的無線電通訊網。於是偕魏大銘上廬山晉謁委員長。

牯嶺台架設後，和南京通報真是困難萬分，聲音特別小，夏天天電特別強，雖然勉強通到，每小時收發不到一百個字。花克強是一位收發報好手，靜心屏息，以肩頭揷緊耳機，一手抓住收報機的刻度盤，隨

聲音飄移，還須轉動捉住，一點一滴抄下來。抄到一份報告以後，滿頭大汗，在旁幫助的人，也如釋重負。這種困難的通訊，人手差一點，根本就通不成的。

魏大銘到達牯嶺，把發報天線改進一些，使發射出去的電力強一點，他自己上機，同對方花克強通報，才勉強上了軌道，剛剛合格。因為魏大銘發報手法均勻清楚，在天電干擾聲中，比較容易抄下來，錯誤也少些。因為牯嶺天氣特別，一下子大霧漫天，一切都埋在雲堆裡，電力大大損耗，發射不出去多少。當時他就要南京先發電報來，一俟雲過天清，他就要南京趕快收報，牯嶺台趁機趕快盡量發出去，這樣才勉強達成通訊任務。

牯嶺台通報的成功

牯嶺的無線電通訊，實在是十分困難，至少要用十五瓦特電機，還是常通不到，電報就攔一兩天是很平常的，不足為奇。魏大銘居然用自製的二點五瓦特電力的特工機通報，既快又少錯誤，固然因為他的技術超羣，而機器的性能良好，也是不能否認的，難怪戴先生高興得合不攏口來。

一天下午四點多鐘，魏大銘正在電台指導工作，戴先生的副官賈金南滿頭大汗，匆匆忙忙跑來說：「委員長召見，立刻和戴先生同去，時間是四點半鐘，已來不及了，趕快去！」

原來官邸的交際科把通知送到旅館裡，等到戴先生知道，已經太遲了。兩個人趕快帶了收發報機去見

委員長，戴先生說：「恐怕委員長已經出去散步了。」

魏大銘覺得錯過了約見的時間，很着急，戴先生却很不在乎的樣子。他們快步走到蘆林三十四號官邸大門口時，委員長剛走出大門，向南走去。戴先生和一位侍從說了幾句話，然後和魏大銘走回去，路上魏大銘說：「我們誤了時間，怎麼好呢？」

「不要緊，」戴先生說：「已經約好，明天上午十點鐘再去。」



由廈門報務員因功晉升少將的姜毅英女士，姜女士現任兩聲國小校長，她是當年魏大銘將軍的得意門生、得力助手。

第二天上午十時，魏大銘帶着收發報機，和戴先生到了官邸，侍從人員說：「剛才有位客人進去，委員長一下子就會出來，就在草坪上等一等吧！」

一會兒委員長出來，戴先生指着收發報機向委員長報告說：「現在牯嶺通報的電台，就是這個電機。」

「好！好！」委員長看了很高興的樣子，點點頭，對魏大銘說：「我會給你任務的，你好好幹吧！」

九月間，戴先生囑咐魏大銘，造一份無線電製造所的預算書，他要向委員長報告，請求經費。

「這個不容易吧？」魏大銘說。

「不要緊，」戴先生很有把握地說：「委員長的事，經費不要太多，一定會准的。」

祇造了兩千多元開辦費的預算，不久就批准了。製造所設在雄鎮樓訓練班後面，購買車床、銑床、鑽床、刨床、繞線機，並向外國購買必要的儀器。開始生產兩瓦特半的特工機，一架祇費兩百元，真够便宜。另外再研究出將普通收音機改裝成發報機，到國內外通都大邑去購置改裝，不須夾帶電機進去，多方便。製造所自康寶煌離去以後，由陳景涵主持。

建總台與各地分台

爲補救各地祕密電台電機弱小，總台發報機的電力需要大到一百到兩百瓦特，收報機須七八燈以上，

先設在洪公祠，後改設於城南白鷺洲西石壩街二十九號，收發報機增加爲七八架，收發報台間聯以電線，可以在收報台操縱發報機，可通一兩千里內各地分台，於二十二年冬天完成，由於熾生主持。魏大銘說他：「老成持重，忠厚和善，無火氣，耐性好，所以能統率許多通訊好手，專心工作，使總台建立得結結實實，特工通訊有一個規模風氣，電報沒有耽擱，錯誤也少。」

當時大家工作認真負責，一班八小時，各人自動比賽誰收發的份數字數最多，還會搶着去當班工作。所以技術好、風氣好、情緒好、精神痛快。魏大銘要使總台成爲一個最進步的電台，來奠定戴先生領導的通訊系統的基礎。總台對外一切事情由譚長輔負責，譯電收發由毛鐘新負責，戴先生從來不干預電台工作，一切都由魏大銘全權辦理，用人專，信人深，使魏大銘不能不把一生的精力供獻給他的革命團體。

抗戰期間，總台先遷長沙，再遷沅陵、貴陽，最後遷重慶。因交接替都有妥善的安排，才可和分台通訊照常，沒有一刻中斷。淪陷區分台增加到三百多座，於是增建第二總台，三十三年再建第三總台，爲了操作方便，每一總台架設發射機十架爲度。

建立各地分台並非易事，報務人員須能適合當地環境，須應付敵僞，保持安全。一般說來，大部分是成功的，祕密電台架設和僞裝，費盡心機。

敵僞組織從來沒有用無線電技術破壞過我們的電台。上海淪陷不久，一連被敵人破壞了兩座電台，祇剩了一座。上海多麼重要，戴先生的意志比鋼鐵都堅強，下令給魏大銘，要他在上海再建十座電台，經過

兩三個月，終於次第完成。敵人越破壞，他就越加強，這就是戴先生對敵攻擊的旺盛精神。

北平有三座祕密電台，環境非常危險，程浚和查綏之膽大心細，極機智地維持下來。香港於三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淪陷，魏大銘的電台照常通訊，從來沒有中斷。一天，委員長交戴先生拍一份重要電報給香港，戴先生趕緊請魏大銘到曾家岩戴公館裡，剛好杜月笙先生在座，戴先生很得意地向杜月笙介紹：「月笙哥！這位就是我的第四處處長魏大銘，一切電訊都由他負責。你託我拍往香港的電報就是魏處長辦的。」

杜月笙聽了，對魏大銘一再表示謝意。

馬尼拉有兩座潛伏台，新加坡有一座潛伏台當地陷落後，照常通報。後來梅樂斯來重慶，麥克阿瑟將軍正困陷巴丹，情況不明，知道我們還能和馬尼拉通訊，表示十分驚奇。在緬甸、印度、泰國都有潛伏電台，通訊不斷。

防空電台與「八一四」

二十四年九月間航空學校函請戴先生為他們建立防空情報台，這一個責任又落在魏大銘肩上，他派王允吉負責籌備防空總台，並在杭州先成立了「防空情報訓練班」，培植防空台的幹部，由勞建白率領電訊班四期畢業的學員去受訓。後派王惠民去杭州灣花鳥山、張光忬到陳錢山、歐愷到小洋山建立防空監視台

二十五年擴大防空組織，改爲「航空委員會防空總台」，由陳一白任總台長，杭州總台改爲支台，仍由王允吉負責。並增設黑山、崇明、滁州、徐州、海州、溫州、大洋山七處監視台，由王侃、陸十鳴、張雲飛、冉一鶴、許任公、阮鹿年、查夢影分任台長。

淞滬戰爭爆發，防空監視台發生了極大的作用。十四日下午五點多鐘，敵空襲部隊木更津隊十八架飛機，企圖轟炸我寬橋空軍基地，我們溫州及黑山兩個分台的防空監視情報確實迅速，航校蔣堅忍副校長立刻準備迎擊來犯的敵機。當時空軍有兩大隊，停在寬橋機場上的轟炸大隊，趕緊避開。而命令由高志航率領的戰鬥機大隊加油、上彈，由周家口飛來寬橋上空，痛殲敵機。

準備完畢，敵機果然臨空，進入我機在高空等候的陣勢中，由高志航率領的二十七架飛機，從高空衝下，敵機毫無準備，把敵機打得落花流水。當場擊落敵機六架，七架負傷，可能掉到海裏，造成八一四空軍大勝利。假如沒有我們的防空情報，我們停在地面的飛機，就來不及起飛，勢必被敵機全部炸燬，而周家口的戰鬥機就趕不到寬橋上空凌空痛擊敵機，造成抗戰一開始的空戰大勝利。所以，這些無名英雄的供獻是值得稱道的。

破譯密電碼的鬥爭

從破譯敵人的電訊取得情報，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英、美在歐非戰場上獲勝，全靠破譯

德國的Enigma 密碼機；美國在太平洋各戰役，也靠電訊情報，最著名的為破譯日本Purple Machine。我國無線電專家溫毓慶，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做過清華大學教授，北京稅務學校校長，是中國破譯密碼的創始人。後由財政部長宋子文支持經費，偵譯各反對黨派的密電，對十八年討伐桂系、馮玉祥、唐生智，十九年中原大戰獲勝，鞏固政府政權，都有很大的貢獻。後來這個機構改為南昌行營電務股，交由黃季弼接辦。戴先生目光銳利，深謀遠慮，二十三年接任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长後，命令魏大銘選送四名杭州電訊班的學生赴南昌行營電務股學習破密技術，當即派竺烈民、劉寶岩、楊仕倫、王懷仁去學習。二十五年溫博士任交通部電政司長時，根據美國雅德實所著「黑室」一書啓示，破譯日本外交密電。魏大銘介紹溫博士和戴先生認識，成爲莫逆之交。

戴先生深知密碼情報的重要性，抗戰時期各情報機構：軍統局、中統局、第二廳、國際問題研究所（王芃生）、密電檢譯所（溫毓慶）每月開會檢討成績，總是密電情報最好。爲了加強全國偵譯效能，戴先生呈准委員長，成立技術研究室，直隸委員長，由溫毓慶任主任，毛慶祥、魏大銘任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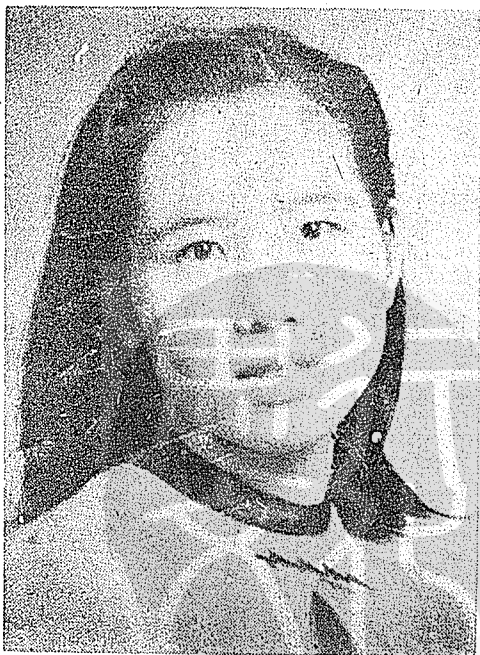
同時由駐美武官蕭勃祕密聘請美國破譯專家雅德實（Herbert O. Yardley）以 Osborn 化名，商人身份經河內、香港到達重慶。戴先生以神仙洞一幢大洋房「豁廬」爲祕密工作地點，魏大銘選派軍校六期的陳祖舜、邱沈鈞以及學習過中文破譯的劉寶岩等及學生十多人參加工作。以破日本陸軍密電爲主要目標。第一年（二十八年），工作人員五十多人，偵收機五十多架，偵收員二百多人，全年收到日本陸軍密電二

十二萬當中，研究的有二萬多份，成績不太理想，但是三次長沙會戰以及鄂西會戰，都有情報貢獻。

雅德賓顧問對於到防空洞躲警報很不耐煩，「在重慶工作兩年就回去了。他聰明機警，深思鑽研，確有過人的地方，對我國這一項工作很有貢獻。他帶來幾種小冊子，講專破「替代」「易位」等變密 Cipher 的技術。後來我們順利地破譯日本空軍的密電，就是這種知識和技術所賜。

我國的密碼一向很差，雖然有民國十八年破國內密碼，以後破日本外交密碼，以及雅德賓引進的變密 Cipher 新認識，但是一般密碼保密改進很少，容易被敵人偵破。

不過軍統局的密碼在國內是最進步的，敵人雖在各地破壞我們的工作，搜去我們的密碼本，仍然破不了我們變化無窮的密碼。



任報務員偵知日軍即將南進的姜毅英女士。

偵知日軍即將「南進」

「你不知道不知道，你八年來對軍令部最有價值、最好的情報是甚麼？」三十六年春天，前軍令部部長徐次宸（永昌）先生問魏大銘。

「不知道？」魏大銘回答。

「你們有幾次所報日本船舶動態和所運物資的情報最好、最有價值。」

魏大銘聽了徐部長這樣說，真是莫明其妙，摸不着頭腦，後來經過解釋，從這些情報，判斷敵人是要「南進」，後來，敵人果然發動珍珠港事變。因此他回想起民國三十年發生的一件事情。有一天，魏大銘正在神仙洞豁廬雅德賓願問處，戴先生要他馬上到漱廬樓上辦公室。

「我們怎麼能欺騙委員長？」戴先生怒容滿面地說：「你去給我吧廈門電台叫通！」原來委員長打電話問戴先生：「廈門的電台通不通？」

「通」戴先生回答，實際上已經兩天不通了。「派人去海邊看看！」委員長在電話裏說：「有沒有日本兵艦？有幾艘？大小怎樣？甚麼時候開到的？」

於是用十萬火急的電報拍給廈門，已經兩天不通報，總台拚命叫了半天，仍舊叫不通。戴先生知道，才着了急，所以要魏大銘給他叫通，執行委員長交付的任務。

魏大銘真行，他一聽，情況這樣嚴重，趕緊到遺愛祠總台，親自上機去叫。他知道廈門台是設在鼓浪嶼，報務主任范君技術好，工作認真；女報務員姜毅英掩護可靠（註），人也機警，應當不會有問題。渝、廈相距一千四百里，電機祇有兩瓦特半，他想，下午的一次可能因訊號微弱通不到，夜間的一次一定可以通得到。不料他下午按時一呼，對方就回答來了，訊號確實微弱，不容易收聽。他立刻用台密告訴對方：「我是LM，（魏大銘的代名）請立刻到海邊看看，有沒有兵艦……，我就在機上等候回電。」

不到一個鐘頭，對方回答來了，有日本兵艦，昨天開到的，照他所詢問的，「一回答了。魏大銘趕緊到漱廬報告戴先生。戴先生又驚又喜，立刻打電話報告委員長，才算鬆了一口氣。委員長爲甚麼要問廈門有沒有日本兵艦？就是要查證日本是不是要「南進」。

過了兩天，戴先生找魏大銘來曾家岩公館，偕往晉見委員長，在客廳等候不久，委員長從樓上下來，戴先生把廈門電台不通，後來由魏大銘親自叫通的經過，向委員長報告一番，他說：「廈門電台不通，是魏處長的責任，我向領袖作了不正確的報告，也有過錯，現在一同來請委員長處罰！」

委員長知道敵後工作困難，而且已經完成任務，所以非常高興，不但沒有責備，反而對魏大銘慰勉有加。事後戴先生在總理紀念週報告：「委員長問我廈門電台不通，要我查一查海面有沒有日本兵艦。我回答道，想不到廈門電台已經兩天不通了。於是叫魏處長去通，他總算通到了，回答了委員長的問題。若是他通不到，我就把他槍斃，然後自殺。因爲我不能欺騙領袖，達不到任務。」

劣勢攻優勢的奇跡

魏大銘主持的破譯工作，破譯了日本的外交及空軍密碼，從外交電訊中知道，日本外務省給夏威夷總領事，說雅德寶祕密到重慶，令查他的行踪和過境的日期。雅德寶來中國非常祕密，不但政府的高級官員沒有人知道，就是軍統局的重要幹部也不知道。二十九年我任督察室主任，我知道神仙洞窟是做破譯工作的，曾去過好幾趟，不知有雅德寶，就是證明。那麼日本人怎樣會知道呢？這項祕密洩露，戴先生應當是非常重祕的，但是他始終沒有追究，可見他很有顧忌，怕因此引起嚴重後果。我們研究，情報圈子裏的主要人物像王芃生，他那個機構國際問題研究所，是一批所謂日本通組成的，這些日本通不是真的通了日本，有意洩露出去呢？

又有人說魏大銘真行，日本突襲珍珠港，連美國人都不知道，他就先知道了。其實就是因為珍珠港事變前幾天，他發覺日本外務省命令香港、馬尼拉、夏威夷、新加坡等使領館將密碼機和所有重要密本密件一律燬去，祇留下一種普通密本，聽候命令，知道日本將會有非常的舉動而已。

軍統局的電訊人員、密碼人員，部份從事日本空軍的偵譯工作，是供給我們空軍使用的。因此，我們的防空嚴密，防空警報的優良，有名於世界。我們破譯日本空軍密碼，是在二十八年，由陳一白、冉一鶴、鍾逢甲、葉宗元等優異的工作人員領導。

日本空軍作業非常制式化，漢口基地爲敵空軍華中指揮中心。在轟炸機起飛以前，必先派一架偵察機報告沿途的氣象給基地。隨後轟炸機及掩護的戰鬥機循這一條路線前進，經過重要城市，要向基地報告，幾點幾分經過某地，高度若干。所以他們的行踪，我們同樣清楚。放警報都是根據敵轟炸機的報告，非常準確，使重慶的幾十萬居民，能够有一小時的時間足夠去躲警報、進入防空洞，使社會秩序安謐，人民生命得到保障。不會再像二十八年五月三日和四日，死傷七千五百多人。實爲魏大銘屬下的這一種電訊情報所賜。

三十年重慶霧季過後，敵人實施疲勞轟炸，敵機分成十批，不分晝夜，輪番出動，八月三十日連委員長黃山官邸也被炸了，國府大禮堂也炸毀。我們的高射砲打不到敵機，我們的飛機的性能差，速度慢，攔擊不住，一任敵機來去自由。空軍總指揮毛邦初在無可奈何的劣勢情況下，不惜犧牲，想出一種拚命一擊的戰術，以打擊敵人的瘋狂作風。

九月初的某一天，大批敵機又來轟炸，毛邦初把魏大銘請到他的防空洞指揮室，說道：「請你來看看，我今天怎樣用『你的情報』來同敵機作戰，今天非揍他們一個痛快不可。」

原來毛總指揮根據魏大銘的情報，用無線電話指揮各機領隊去何方，取何高度，並告訴他們敵機的動向，囑咐他們俟機對頭衝上去打。一時間無線電話裏關公、張飛、趙雲、馬超、黃忠叫個不停，這些都是飛將軍們的代名，士氣旺盛，鼓足勇氣，非打勝仗不可。毛邦初告訴魏大銘：「我們」四十野馬式飛機速

度不及敵機，爬高也慢，所以我機處於挨打地位。相反的，敵機可以追着打我們，一擊不中，回頭追上來再打，兩個回合，三個回合，纏着我機脫離不了戰場，祇有一個迎頭痛擊的戰法。幸好有你的情報，我們低速度的飛機取準了地位、高度及方向，對準敵機，據高臨下衝向敵機，迎頭痛擊，使他措手不及。這樣敵機的優勢就抵消了，勝負的機會才能均等，消除了我機挨打的劣勢。這時候我們的士氣高昂，人人抱必勝的決心，即使一擊不中，也可脫離戰場，安全撤退。這種戰法，祇打一個回合，打不了第二回合，勝負全靠你的情報，敵機幾批，多少架，從甚麼方向進入重慶市空，高度多少，決戰空域的風向、風力、雲量等。你等着瞧吧！」

毛總指揮似乎籌算得很有把握，飛將軍們勇氣和技術也很有信心。敵機是三架品字形爲一小隊，三小隊品字形爲一中隊，緊靠在一起。我機兩架一小隊，一前一後，斜形衝下去打，前一架沒有打中，後一架接着打。敵機被我機一衝，隊形衝散而大亂，在重慶市上空，大家看到三架被擊中，帶着黑烟一直墜下來，人心稱快，其他各自狼狽逃走。警報解除，毛總指揮說：「用你的情報來打，打得不差吧！」

這是八一四以後幾年來，空軍第一次勝仗，魏大銘非常高興，道謝告辭。從此以後，敵人再不敢像過去瘋狂地轟炸重慶了。

英國大使也吃一驚

英國威爾斯親王號 (Prince of Wales) 三萬多噸，英國稱爲炸不沉的兵艦，一九四〇年造成，排水量三五〇〇噸，時速三十海浬，裝有十四寸大砲十門，五又四分之一寸高射砲十六門，四十米米高射機槍三十二挺，飛機四架，發射台一座。艦面甲板厚六吋，共三層，護砲裝甲厚十吋。作戰官兵一千五百人，曾擊沉德國的神祕戰艦俾斯麥號於南美烏拉圭外海。

因爲魏大銘破譯了日本空軍的密碼，所以對於日本空軍的活動，瞭如指掌。三十年十二月十日日上午十時，我們成都、重慶兩個偵空工作隊偵聽到西貢日本空軍基地和它的偵察飛機通訊，說新加坡北方百餘浬海面上發現兩艘大型兵艦，十一點多鐘西貢基地有轟炸機三批起飛，向南飛行。接着我們聽到轟炸機向西貢基地報告：「已飛臨 X 地上空，英海軍艦隻正向南移動，第一批轟炸機正開始攻擊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艦上高射砲火力微弱，已炸中艦面，第一層甲板洞……」

第二批轟炸機報告：「已飛臨威爾斯親王號上空，投彈中第二層甲板，該艦且戰且走，以高速向新加坡海面駛行……」

到十三時五十分鐘，又聽到炸中威爾斯親王號鍋爐，引起彈藥庫爆炸，逐漸沉沒。却敵號也被炸沉，這兩艘英國最新、威力強大的兵艦調來遠東，爲大英帝國支撐門面，保持他們的威望和權益，却被日本空軍一舉擊沉，我們雖向他們提供情報，却救不了他們。

戴先生得到這些情報，立刻報告委員長，委員長授權作適當的處理。於是命第二處國際科科長謝貽徵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九四

代表委員長以電話通知英國駐華大使柯爾。

「不可能！不可能！」英國人相當驕傲，目中無人，柯爾接到電話，很不相信，喃喃自語。第二天向我政府致謝時，却又表露出十分驚奇，莫明所以。

魏大銘對戴先生的工作幫助太大了，他的破譯工作，造出了許多神妙故事，為中國奠定了破譯密碼的科學基礎，實在是近代中國最傑出的電訊人才。

註：姜毅英女士，機警誠樸，在報務員任內法建功勳，最後升任保密局機要室少將主任，現已退休轉任雨聲國小校長。